

金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吳明卿先生集序

吳明卿二十六而經術成先御史大夫識之爲其省
之第一人二十七而登進士第始受古文辭與不佞
二三兄弟善明年進于李于鱗于鱗亟稱之入叅制
掖爲中書舍人居二年拜兵科給事中已而古文辭
成已而中媚者得藩幕之下僚自是再補郡司理一

同守郡再真爲守一視學政爲臬副一叅省政復再
中媚者明卿楚人也而所歷宦燕及東楚閩粵貴竹
大梁足跡當天下半五十二而歸卧下雉之數者垂
十年而買舟下大江入吳哭先大夫之墓於東海還
憇余弇園則貌益腴神益王且盡出其生平詩文合
若干卷余得而盡讀之乃歎曰文故有極哉極者則
也揚之則高其響直上而不能沈抑之則卑其分小
減而不能企縱之則傷溢而無所底斂之則鬱塞而
不能暢等之於樂其輕重弗調弗成奏也於味其穢
澹弗劑弗成饗也自吾束髮而窺此道者垂四十年

而其人不二三邁也自夫有聲之文與不韻之詞岐
逕而能兼者則不一二邁也夫所邁一二人而明卿
與焉當其始之爲五七言近體也不揚而企不抑而
沈縱不至溢欽不鬱塞見以爲無大踰人值之而無
不瞠乎後者則明卿之所詣則也別明卿之亡何而
古體如之矣旣而樂府如之矣結撰序記志傳之類
復如之矣則所謂能岐徑而兼者也噫嘻明卿其弗
可及也已侍明卿行者王行父氏從旁曰子以吾先
生楚人也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若以吾伯父稚欽
疇矢之而顏廖童張孫氏父子翼焉子以爲疇偶不

佞撫然久之始應曰以子伯父庶幾乎哉然歟否耶
前二千年而楚有屈左徒宋大夫者其決策辭命妙
天下然侯弗載所載獨騷賦固足以新一時之目而
垂暎乎後世然其時朴未盡雕變未盡備以故不獲
自見于五七言古近體及諸序記志傳之屬而明卿
諸結撰稱之獨於騷賦未有繼也夫合三子者爲一
楚才以一楚才蔽全楚則已足而又何他擬焉雖然
使屈左徒宋大夫而至今在其爲明卿亡論明卿甫
六十餘貌腴而神王所不足者非年又安知其不遂
掩有屈宋也行父氏曰善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

大業請藉以弁簡焉爲吾先生日新勸而富有之大業助

龔子勤詩集序

唐以詩賦程士士之舉科第進者往往濡首於詩而其大究亦多工於詩而拙於政至明而程士必經誼而課吏必政術蓋弘德以前一受符試郡縣則日夜碌碌奉刀筆未有能及吟咏之事者二三豪雋雖稍不爲考功令所束然其大究尚工於政而拙於詩唐之詩人獨韋左司白香山皆連典劇郡皆爲吾蘇州刺史而白公又爲杭州皆有惠利之政其政不爲

詩所奪而至於詩故翹然於大曆元和中常公之冲
雅白公之宏爽吾不能第其於李杜若何固非十才
子所可肩並也今天下郡國繁雄衝劇毋過蘇杭獨
嘉興介其間與相角而守之者爲無錫龔君子勤龔
君自進士除即得其郡之傅城令已稍遷戶部郎俱
劇曹後先有賢能聲至於守嘉興精心爲民祛弊興
便搜伏洞隱暇則延學士大夫顓究經籍往來郵傳
之客造請不廢蓋大江以南翕然有神君稱足掩蔽
數十守相矣顧君少而好爲詩其詩不爲政所奪自
其一爲令三爲郎又一爲守積篇至數百千余近始

得而習之漚漚乎其調也雋乎其味使人易知而難
忘若古體之於左司近律之於香山當其所得意匪
甲而乙不至相徑庭也史固稱左司性高簡所至多
焚香燕坐條然物慮之表香山數以直言謫外晚節
與緇黃相還往通曉其理知足少欲不愧名字余嘗
一再接龔君雖不能盡得其人于其詩見一班矣操
觚之士間有左袒左司者以左司澹而香山俗第其
所謂澹者寓至濃于澹所謂俗者寓至雅于俗固未
可以皮相盡也當與龔君共味之

周氏族譜序

吾州故自崑山而割天下之姓毋若周而周姓無若
崑山崑山之周若大司寇若少司寇若憲僉若郡牧
若吾州之爲大叅爲郡牧者各以其族顯盛而不相
通然未有若春陵之周最古而最不廢其業周之在
春陵其畱而在營道者則爲元公惇願輩以道學顯
割而永明者則爲金紫光祿大夫堯卿輩以政術顯
至承直郎世德避虜南居晉陵再世有子曰邦彥又
自晉陵徙吾郡其醫術益精博有四子皆以詞賦取
名第第三子天驥又自郡徙崑之茅家橋自是葬地
在大虞浦南北有二壠天驥生待補進士津津生教

諭大任大任生教諭良能又徙太倉之八府橋今所
稱大橋者也壽八十一良能子維新復大以醫顯壽
亦如之維新生子禎是曰坦齋翁壽九十三禎子砥
是曰容膝翁用薦歷郡幕凡四十餘年數徙不移秩
亦無官過而亦至八十二有子曰康蚤卒子頤頤子
深深子奎奎子煇煇爲人長者有子曰應元應元跛
一足倜儻好客客至若歸工爲詩讀書負雋聲應元
子曰鏗自鏗之先世世爲嫡長以故於行最早而獨
稱大宗頤之後至鏗皆單傳凡六世以故稱叔祖父
兄弟者若而人而皆不在五服之內自砥而後世世

雖受儒而不廢醫其儒以醫奪之故不能取官位而
醫至應元益大顯應元所居猶良能置而其藥扁爲
趙承旨孟頫書余故與之善時時飲樓中應元間出
其容膝翁所纂譜欲乞余序而余未之應也應元卒
鏗乃使續成之嗚呼吳郡之華腴太半自中原徙往
徃蟬連取高位埒素封崇薨接輅豔人耳目然不易
世而不能保其家又不易世而不能保其丘墓鏗之
先徙自中原者四百年矣其來吾太倉者亦二百五
十年矣而鏗之故居尚巋然而二壠尚鬱然又能纂
容膝翁之譜以合其族族之至者雖不必擁車騎盛

冕服而恂恂然有孝弟力田之風豈亦非幸也耶鏗
爲大宗子勉之惟恒可以醫維禮與信可以恒以禮
信而恒矣可以醫亦可以儒且夫能使周世世不絕
者身何必傾邑而族何必清潁也耶

澹游編序

來不疑者名相如不疑其字也或云非來不疑也而
自豫章過我則嘗汎彭蠡橫大江肇鐘山石城之勝
偃息於金焦者久之而後歸歸而復出則西陟白嶽
黃山之顛下訪汪伯玉兄弟於猷中道逢李本寧相
與避暑西湖者兩月餘而始過弇園已盡出其橐中

詩名之曰澹游編而謂余曰子知我之所以名澹游乎哉夫人步武而外卽皆游也雖然游未有能澹者也聖賢之托欲以極世疇物次而名者欲得其所謂名利者欲得其所謂利而已欲起於中而感於外是安能澹今夫澹者之爲游也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吾昔冠遠游而籠翮於一室之內四體若束濕以爲天下之苦無踰我者今幸而獲被褐離疏以從釣叟耕父之後峙而山流而水靜而卉木動而人物觸目而供吾樂而吾無所與也吾今而後知游者之有澹而天下之能知澹無如我者余甚稱之已而讀

其詩曰子之自詭澹則子之詩何以穠至有味也得
無有名者在乎不疑曰否否詩出吾臆而吾亦無所
與也子自以爲穠至吾不知爲其穠至也余乃益服
曰澹哉澹哉指吾弁之南而有吾第園又南而有吾
師之靖曰是皆前子而澹者也子可以終身矣

四游集序

京山李本寧氏弱冠而成進士讀中秘書晉領太史
者幾十年間以出入燕趙地縱觀西山八陵及禪林
蓮勺之勝則其集宴餞紀事標志之篇十而入覽眺
之篇十而二其編曰北游而竟以矢絳灌意出叅關

中紫微省遷副其臬專督學事往來於三輔秦隴間
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大液之蹟蓋官中之篇與輶
軒所采十各得五其編曰西游乃至移省中州以方
伯公憂服除不仕買輕舫而東弔鸚鵡歌黃鶴陟匡
廬汎彭蠡轉入猷中晤汪伯玉遂宿黃山白嶽下錢
唐徜徉於三竺六橋者兩月餘翩然而訪我東海則
眺覽之篇十而六期集贈別十而四而官中不與焉
其編曰東游本寧之訪我盡出其三編而曰別予且
汎大湖登縹緲莫釐之顛而觀日月出沒因轉之陽
羨探張公善權玉女之幽奇退而受簡以足東游之

所未備然後歸歸則循洞庭升衡嶺度大庾而謀宿
羅浮且竟嶺右之各山水著之篇什則當曰南游編
合之爲四游集是集也序當以屬子而聞子行有筆
札戒以子今序則恐不能四以待子異日則恐不及
子奈何余竟得卒業焉見其北游之編宏俊爽暢若
子虛之新奏西游之編鉅麗沈雄與上林爭勝而至
東游則神逸而志疑盡祛朝市之翳而納以山川之
靈幾於化矣因作而歎曰昔嚴夫子有云州有九游
其八斯本寧志哉然未聞其能鑄辭摠蘊如本寧也
子長之游庶幾矣夫其所自述十歲而誦古文二十

而南游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
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
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命當時不知其所記志者何
許所咏歌者何許第史記之文成而儒林先生若以
爲得遊助其後李白自翰林供奉出而浪跡于太行
之東遂下金陵栖匡廬航牛渚武昌之南夜郎之北
無所不寄暢而其詩遂神於唐又焉知非得游助也
本寧今之太史公也而又李姓自供奉出其跡亦相
似吾不暇辯其詩若文視二君子何若意者殆兼之